

岩波书店：“优质文化的快递人”

沙青青

岩波书店敬重作者、服务作者，始终坚持以作者为中心。用岩波茂雄在《朝日新闻》上笔谈中的话来说就是：“好书是靠作家、校订者、印刷者等合力出世的，是思想家、艺术家的余光，我不过是应其时而忠实地递送的快递员。”这个原则在战后亦贯彻始终。

19

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神奈川县拘留所礼堂。

囚犯、看守与特高课警察们一道等着收听“重要广播”。特高课警察即所谓“特别高等警察”，可算是二战期间日本的“盖世太保”。正午12点，昭和天皇的声音从广播里传出，标志着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当时，岩波书店的“二把手”、创始人岩波茂雄的女婿小林勇也被关押在这间拘留所中。三个月前，特高课警察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名义将他拘捕。拘押期间，自然少不了严刑拷打与轮番审讯，要求小林勇交待岩波书店内部的左翼组织。

说 起岩波书店，但凡熟悉日本近代文化史者，对其都不应陌生。自1913年8月5日，在东京神田区的神保町创建后，岩波书店便成为日本学术文化出版界的图腾象征。当时为了创业，32岁的岩波茂雄辞去神田女学校的教职，又变卖了长野老家的田产来筹措资本。

起初，岩波书店是一家名副其实的二手旧书店。旧书生意经营一年后，岩波茂雄说服大作家夏目漱石将新作《心》交给他来出版。多年后，《漱石全集》成了岩波书店的镇店之宝。凭借精益求精的理念与近乎理想主义的态度，初出茅庐的岩波书店很快就收获了良好的业内口碑，受到读者肯定。自夏目漱石始，芥川龙之介、伊藤佐干夫、幸田露伴、志贺直哉等知名作家都在短短几年间成了岩波书店的作者。

除了文学外，岩波书店的另一大特色就是哲学类书籍的出版。1915年，岩波书店“哲学丛书”正式推出，网罗了一大批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为首的哲学学者。岩波茂雄在“哲学丛书”的发刊词中写道：“我国思想界正处于混乱时代，这种混乱源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此系列目的在于普及哲学的基础知识。”“哲学丛书”的推出在日本知识青年群体中引发了巨大轰动，例如速水湜的《逻辑学》就售出了近8万册，创下当时日本出版界哲学类图书印数



▲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小林勇《一本之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018年初新上市的《广辞苑》第七版(作者摄)

的新纪录。1921年岩波茂雄在“哲学丛书”的基础上创办了杂志《思潮》《思想》，次年又出版了《岩波哲学词典》。大正年间，日本读书人常念叨的一句顺口溜就是“文艺书看新潮社，社科书看改造社，哲学书则看岩波书店”。1927年，“岩波文库”丛书正式推出，成为近代日本文化史上的一桩盛事。这套丛书以德国古典名著丛书“雷克拉姆世界文库”的形式为蓝本，将原本10日元一册的图书改为一册1日元的袖珍装订本，旨在向大众普及经典文化名著。用岩波茂雄的话来说，“真理是自主追求所有人追求的东西，艺术是自主渴望所有人喜爱的东西”，这正是“岩波文库”的出版宗旨。知名作家井上靖晚年曾这样回忆：“从父母处的岩波文库，我得到了优美的东西、严肃的东西、激动人心的东西，乃至一切生活的根源。”“岩波文库”出版后，“文库”一词在日本出版界被广泛使用，廉价普及丛书“文库本”成为了支撑日本出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对哲学思想选题的偏爱以及对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内的外国著作的引介，让岩波书店被外界视为自由主义与各类左翼思想在战前日本最重要的传播阵地。对此，岩波茂雄本人并不忌

讳，甚至以各种形式对日本当时的军国主义扩张政策表达自己的不满。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对中日时局忧心忡忡的岩波茂雄曾有意向中国的5所大学捐赠岩波书店历年出版的图书，却因战争爆发不得不作罢。即便战争期间，岩波茂雄也总在店里对自己的员工表示：他不会为所谓“日中战争”捐一分钱，不管压力多大都不会屈从。岩波曾在《读卖新闻》上撰文公开批评当时日本政府的文化政策：“举国一致的统管也可以，但其内容不能低调乏味，不能与世界不相往来，其原理必须贯通古今”、“避免与近卫首相发生摩擦、矛盾，如果这种愿望是出于停止私斗的意思那也好，但在非常时期，如果在朝没有诤臣、在野没有直言不讳的言论，那将是国家的忧患”。

伴随日本在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变得愈加肃杀。岩波书店的出版发行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扰，例如曾被迫将马克思主义学者山田盛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予以绝版。1940年初，岩波书店又因出版津田左右吉的《古事记及日本书纪研究》《神代史研究》而遭检举，理由是这一系列著作以“疑古”的方式损害了皇室的尊严。结果，作者津田左右吉与发行人岩波茂雄一审分别被判处监禁3个月，2

月，后经上诉与缓刑才免了牢狱之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岩波书店的经营进一步受到影响，除了审查越来越紧、纸张供应受限外，还有不少职员被征兵送往战场。然而，让当时军方非常恼火的是，被送往战场的士兵们强烈要求将“岩波文库”、“岩波新书”等丛书列为前线抚恤品，以至于“陆军上层虽然憎恨岩波书店，但难抵士兵们的要求，陆军的恤兵部向岩波书店发来大量订单，纸张得到保证，费用也得到确保”。尽管如此，军政当局并没有打算放过岩波书店。于是，在1945年5月正式逮捕了图书编辑的实际负责人、岩波茂雄的女婿小林勇。

1945年8月15日下午，原本凶神恶煞的特高课警察却完全变了一副嘴脸，客客气气地向小林勇问道：“先生，我们今后会怎样？”遍体鳞伤的小林勇笑着回答：“没什么好担心的，不会追究到像你们这种小人物的份上。你看那边，百姓看上去并没有垂头丧气，而是充满喜悦！”8月底，小林勇正式获释。事后，岩波茂雄、小林勇才得知这次拘捕是所谓“横滨事件”的一部分。当时，日本军政当局在通过类似手段摧毁改造社、中央公论社后，便把打击目标转到了岩波书店身上。

《世界》创刊3个多月后，岩波茂雄脑溢血发作，于1946年4月25日去世，享年64岁。岩波茂雄去世后，次子雄二郎接任社长，小林勇作为专务继续负责图书编辑的具体业务。1947年3月，两人遵照岩波茂雄的遗嘱，向中国的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大学捐赠图书。这个传统保留至今，累计捐赠的图书品种已超过3万种。

虽以普及文化、振兴学术为宗旨，但岩波书店之所以能长盛不衰也归功于历代负责人经营有道，能在商业与理想之间维系平衡。1920年，岩波茂雄在面试年仅17岁的小林勇时，曾特别提醒他：如果想要赚钱的话，来他这儿算是错了，应该去三省堂或者东京堂碰碰运气。年轻气盛的小林勇则不服气地反问：“谁说我想赚钱的？”听了此话，茂雄笑着说道：“不好意思，失礼了。明天你就来上